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二一講

普力金剛上師講於大乘講堂

一九九〇、二、一八

我們講到「觀照般若」，已經把佛教各宗的修觀法，包括小乘和大乘，顯教與密宗的修觀法都說過了；回頭來，我們說依「觀照般若」，進入菩薩十地的果位。我們前一次說的是「初歡喜地」，當初的根據只是單單一種般若系統的說法；我們現在要參考多方面的說法，有《華嚴經》的說法、有《楞嚴經》的說法、有《仁王般若經》的說法。我們現在只能夠根據一般佛學的常識來講，還不能夠做比較；如果拿各經做比較，要講得很久。《楞嚴經》所講的十地，顯然跟《華嚴經》所講的十地不太一樣；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相異的

地方。「唯識」所講的十地，又和《楞嚴經》所講的十地，也多少有一點出入；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夠根據一般佛學所說的「十地」來講。另外，我們知道，在整個佛學裡面，有所謂「四乘十地」，那又有不同的說法了；聲聞乘有十地，緣覺乘也有十地，菩薩乘也有十地，到佛乘也有十地。而我們一般常聽到的，都不是這種說法；我們現在所說的是一般通途的十地，它可以通於「華嚴宗」、可以通於《仁王護國經》、可以通於《楞嚴經》、可以通於「唯識宗」。我們前一次講的是「初歡喜地」，從初發菩提心，到菩薩證入「歡喜地」的時間，已經經歷了一大阿僧祇劫；發大乘菩提心之後，再修十信、十住、十行、

發行者：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顧問：劉發泉
策劃：張榮珠
編輯：張現能
校對：洪秀蜜
電話：(02)27524519
(02)27400877
傳真：(02)27117139
地址：台北市復興南路
1段127號8樓A座
劃撥：19619626
戶名：財團法人
普力宏文教基金會

普力宏文教簡訊目次

起始頁數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第〇二一講……

生活禪小品（力發老師蒐集整理）

日中一食……………	十四
也只怎麼……………	十五
人生如戲，演戲、看戲、不入戲……………	十六
道不傳非人，法不傳六耳……………	十七
經營自己的優勢……………	十九
春江水暖鴨先知……………	十九
泰恭斷臂……………	二〇
真相！「摩耶夫人」為何……………	二〇
誕下佛陀就離世？……………	二二
緬懷圓瑛法師……………	二六
學佛無所「得」，卻有所「失」……………	二八



十迴向、四加行等階位，才能證入「初歡喜地」。我們知道，成佛要經過三大阿僧祇劫的勤苦修行，到達「初歡喜地」菩薩位時，才完成成佛三分之一的修行階位。

前次，我們說「初地」菩薩所獲得的歡喜，絕對不是欲界的這種內心妄動的歡喜；因為我們修色界初禪的話，如果一有歡喜心的話就會出定。而證得「初歡喜地」的菩薩，見到真如之理的時侯，見、思二惑全部破掉了，無明也斷了一分；菩薩這個時候看見無生的真理，內心有無比的、非常的高興，這高興的程度只能借用世俗的「歡喜」來形容！請問，那種「歡喜」是不是我們人間這種歡喜呢？不是！人間的歡喜心，是欲界的妄想心，內心是散亂的；好比我修定，進入色界第二禪，如果心裡面一有歡喜心，我也會出定！所以我確知「初地」菩薩這個「歡喜」的形容，有這麼一回事；它這個「歡喜」心理的過程，不是我們這種欲界凡夫「有所得」

的心理。「初歡喜地」菩薩內心是有一點喜悅，但是內心始終保持如如不動；如果內心感到喜悅，會讓內心無明妄動的話，就不叫「歡喜地」了，這點很重要！這是一般人內心從來沒有經驗過的一個修養狀態；這一點喜悅，用世間上的「歡喜」來形容，老實說，實在沒有辦法形容它的萬分之一。但是「初歡喜地」菩薩內心非常喜悅，卻不是世間上一般人的「歡喜」；一般人的「歡喜」，是一種會讓人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那一種「歡喜」。但「初歡喜地」菩薩，雖然有無量的「歡喜」，內心還是保持如如不動；因為「初地」菩薩已經破了一分無明、證得了一分真如。真如是不動的，所以「初歡喜地」菩薩不可能內心有起伏升降，情緒震盪波動得很厲害！

「初歡喜地」是成就「布施」波羅蜜多，而這個「布施」波羅蜜多和「歡喜地」有什麼關係呢？因為「歡喜地」所證得的是「真如」；請問「真如」和什

麼相應？「真如」不能夠和有「我執」的心態相應；如果有「我」相應的話，那肯定不是「真如」了！因為「真如」是普遍的、廣大的，它就在空間裡，是「橫遍十方」一切空間的；它就在時間裡面，是「豎窮」過現未「三際」、普遍一切時間的。「真如」的體，是無相清淨的；既然「初歡喜地」菩薩證到了清淨之體的話，他的行為應該怎麼樣呢？他的行為絕對不是自私慳吝，而是樂於施捨；因為能夠施捨，內心才能夠清淨。如果內心有貪取，就有汙染；如果要內心有一分貪取之心，都是汙染。如果身心、內外一切，都能施捨的話，內心才會清淨；只有行廣大的施捨，才能夠把「我執」的染污洗得乾乾淨淨。所以「初歡喜地」菩薩，勤修「布施」波羅蜜多，而證得一分的真理。

一般歸納來，「布施」波羅蜜多有哪些種呢？①金錢的布施（財施）、②智慧、知識的布施（法施）、③安慰的布施（無畏施）；其實，這三種的歸納是不夠的。

因為「初歡喜地」菩薩是證入真理，雖然說只證得十分之一，但真理是無時、無地不普遍存在的；既然真理無時、無地不普遍存在，那麼，「初歡喜地」菩薩所修的行，和真理能夠相應的「布施」波羅蜜多——能夠把內心的汙染洗掉的這個施捨，也要無時、無地不在。那麼，這種施捨到什麼程度呢？連「初歡喜地」菩薩看人家一眼都是「布施」的眼睛，都是很好看、安慰人家的眼神；所說的一句話、半句話，所有有意思的話、沒意思的話，都是為了安慰眾生，都有給予精神鼓勵的內容在裡面。所以，我們看到菩薩的時候，大家都會感覺內心所有的痛苦都沒有了，祂都能夠讓我們精神得到安慰、內心得到滿足，使我們心裡面清淨的欲望得到滿足，這就是「初歡喜地」菩薩所修的「布施」波羅蜜多。換句話說，這個是一個沒有時間性的「布施」！而我們一般人，今天遇到窮苦的人，我們要「布施」；沒有遇到窮苦的人，我們不要「布施」。菩薩

不是這樣，證到「初地」菩薩階位，他跟人家一開口、眼睛一看、一舉手、一投足、一揚眉、一瞬目、……，都在「布施」眾生，都是在安慰人家，都是讓人家得到滿足；不管是物質的、是精神的、是智慧的、是象徵的，都在安慰眾生、鼓勵眾生，這是「初歡喜地」菩薩成就的圓滿「布施」波羅蜜多。

前一次我們講「初歡喜地」菩薩時，沒有講到「初歡喜地」菩薩圓滿成就「布施」波羅蜜多，所以今天加以補述。

我們接著講「第二離垢地」菩薩的果德。「離垢地」在一般的情形來說，「歡喜地」不是「離垢地」；我們可以做個相對的論述。「初地」菩薩雖然證到一分真理，但祂內心還有微細的垢染；好比我現在洗澡了，將衣服換成全新的，但身體上還是有一些髒的地方，用這個來比喻「初地」菩薩，還有一些習氣存在。也就是說，「初地」菩薩雖然已經證到一分真理，見到清淨法性真如了；但是內心還有一些習氣並沒有洗掉。所

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加以衡量、探討：如果一個大乘行者，證到「初歡喜地」，已經成就很多證德，修行功夫不退轉、有智慧、明事理，他能夠讓大家得到安慰，可是祂並不是所有的「習氣」都沒有了，祂內心還有一些「習氣」，所以才叫做「垢」。因此，菩薩雖然證入「歡喜地」，但是祂還有些許垢染（習氣）的存在；菩薩證入「第二離垢地」的話，就把這些「習氣」掃除了。這些所謂的「習氣」是什麼東西呢？當然是一種「俱生」的「自我執著」，也是無始以來的習慣；是在生活上「身口意」三方面的習慣。以我來講，大家送我多串念珠，都希望我用他送的念珠念咒；我有拿念珠可以念咒，沒有拿珠也可以念咒，不因為有拿念珠才會念、才記得念。這個習慣如果沒有養成的話，有拿念珠我才念，沒有拿念珠我就不念；那這個也是凡夫的「習氣」。所以，證得登地菩薩果位的菩薩，祂無時無刻不在用功，因為內心時時和「真如」相應，

可以說是無時無刻都在「真如」裡面；雖然菩薩證到「真如」，但他還有些許的「習氣」存在。好比有些人，在言語方面的壞習慣，喜歡罵人；所以，我特別要求自己養成不用「三字經」罵人的壞習慣；因為這個壞習慣久了，即使菩薩證到「初地」的階位，這個「習氣」依然存在。那麼，我們如今還沒有證到登地菩薩位，我們就應當努力把這個壞習氣減少，絕對不講「三字經」；世界各國、各個地方，各有不同的語言，人們都喜歡「三字經」，這「三字經」大家一學，很快就學會了。不管是西洋的「三字經」、台灣的「三字經」、大陸上海的「三字經」，無論哪個地方的「三字經」，學起來都最快上口、最容易記得；但是我們絕對不要染上這個壞習慣，將來就更容易洗除內心的垢染。菩薩證到「初歡喜地」後，勤苦修行，不久就會證入「第二離垢地」；菩薩不可能在「歡喜地」停留得很久；如果停留得很久，表示內心的「習氣」還沒有清

除。

我曾經親近過一位老和尚，他的道心好得不得了；每天晚上、兩點就起來用功，白天也用功，晚上大家都睡覺了，他還在用功，那相當於一個晚上只睡一兩個小時。但是這位老和尚唯一的「習氣」，就是人家無論跟他講什麼話，他的口頭禪就總要說：「你怎麼笨得跟狗一樣！」、「你怎麼笨得跟牛一樣！」……，他不一定是故意罵人；他的話一出口了，看到別人不高興，他馬上就跟人說：「抱歉、抱歉！我講話講得太快了，這是我的習氣，我跟你求懺悔。」他是個苦修的老和尚；他無論是對徒弟也好，或是對外面來的弟子也好，他一不小心說出罵人的話後，稍後馬上就跟人家求懺悔。既然懂得跟人家求懺悔，當初不要講罵人的話不就好了嗎？唉！這就是他的「習氣」毛病，不知不覺就滲漏出來，控制不了；可是稍後一覺悟到的時候，趕快就說：「懺悔！懺悔！懺悔！我這個身分怎麼可以講

這個話？懺悔！懺悔！懺悔！」那麼，他的弟子也感覺不好意思，老和尚竟然跟我們求懺悔，我們怎麼敢當呢？大家都說：「沒關係！沒關係！」這是老和尚無始以來的習慣。可見，我們在學佛的時候，最好能夠好好用心守護身口意三業，不要再有這些壞習慣；如果有，馬上就把它改正。剛開始改還比較容易，久而久之就垢染深重、積習難改啦！不然的話，等到「初歡喜地」的時候再來改；一邊說罵人的話，一邊懺悔，你們看，這樣會增加多少麻煩啊！老和尚這點還是很了不起的，他能夠馬上跟別人求懺悔，即使是對剛出家三天的小和尚、小沙彌，或初入佛門三天的在家弟子，他罵完後，馬上就跟人求懺悔。他就講：「懺悔！懺悔！懺悔！」弟子們看了都吃不消了；由此可見，老和尚有壞的「習氣」，也有好的「習氣」。因為他能夠求懺悔，這個就是好的「習氣」；唯有求懺悔，才能夠把壞的「習氣」除掉。所以我們如果常常能夠有這

種求懺悔的心的話，對於「初地」菩薩修證「離垢地」，很有幫助！

「垢」不一定是指有形相的「髒」，好比我們的身體髒了，可以洗澡，將身體的各個部位搓洗，但身體總有些角落或縫隙洗不乾淨，又好比我們第一次洗澡感覺洗得很乾淨，等澡洗好，衣服穿好，走到客廳坐下來，用手再在皮膚上摸一摸，或稍用力搓一搓，「咦！這裡怎麼還有污垢？」可見，沒有洗得完全的乾淨！所以，「初歡喜地」菩薩證到「第二離垢地」的時候也是這樣；內心的「分別我執」斷了，「俱生我執」也斷了一分，可是在自己認為修行功夫不錯的時候，「咦！我怎麼還有這個習氣？」這就奇怪了！這就是「習氣」；我們用洗澡來譬喻，如「離垢地」菩薩用心洗一遍澡之後，還要洗第二遍、第三遍，務必將身體洗得乾乾淨淨。如果說我們養成天天洗澡的習慣，今天洗澡、明天洗澡、後天洗澡……天天洗澡，天天還能洗出污垢來。怎樣才能沒有垢

呢？剛剛洗好澡，馬上再洗第二次，連洗了六、七遍之後，才感覺身體很乾淨、沒有污垢；這裡拿我們「身體」上的「污垢」跟「心理」的「習氣」來比，想要清洗身體很容易，但是想要清洗內心的污垢，就困難多多啦！這個時候，菩薩要成就「戒」波羅蜜多；嚴守佛陀所制的「戒」，就能夠預防我們的身口意三業犯罪。我們都能感受到：預防「身體」犯罪的行為，這種戒很容易持守；預防「口」造惡「業」，嘴巴不罵人、不挑撥離間、不說謊話、不說無意義的話，這種戒也很容易持守，因為這些是「粗相」的業。好比我們只要守住自己的嘴巴，不開口就好了；還怕什麼嘴巴會犯罪嗎？我身體不動，不偷別人的東西，不去侵犯、惱害別人，「身業」就不會犯罪啊！因此，身、口二業的戒，都是較容易守的，可是我們要預防心理不犯「貪、瞋、癡」的「意業」就很難！我們的心理也有很多的習慣：我曾說，我小時候有一天作夢，感覺肚子餓得不

得了，媽媽煮紅燒肉給大家吃；豬肉切得一塊一塊的，好像紅燒冬瓜一樣，切得四四方方的，用醬油滷得紅紅的，我肚子餓得不得了，想挾一塊來嚐嚐。我媽媽說：「你是吃素的，不能吃！」我說：「我吃素的啊！管他的，我肚子很餓，先吃一口再說。」感覺很好吃！我把這個事情告訴我的媽媽，我媽媽說：「這怎麼行呢？你是從小在娘胎裡面就吃素，現在也天天吃素，你怎麼還會做這種夢呢？這個不行啊！你不能够做這種夢。」我做夢都還會犯罪，你們想想看！換句話說，這個「離垢地」菩薩，不僅是做夢都不會毀犯「意業」清淨的戒；也就是說，心裡面犯了宿世以來習慣的意業都不行！這對我們凡夫來說，我們的身體和嘴巴並沒惱害他人，怎麼算犯下惱害他人的罪呢？只是心念裡面會浮起來一些妄念而已嘛！可是我們知道，「初地」菩薩已經證得「無我」的「真如」了，「分別我執」全斷除了，「俱生我執」也已經斷除了

一分；大乘菩薩的「見道」，是見到「真如」的道理，可是內心仍有雜七雜八的、很微細的妄念。不過「初地」菩薩內心這個雜七雜八的微細妄念，可不是我們這種雜七雜八的粗妄想；所以我們實在沒有資格談「初地」菩薩的修證，畢竟祂已經修行一大阿僧祇劫了嘛！而且從「初歡喜地」到這裡了，「離垢地」菩薩內心的「垢」，是非常微細的「習氣」，偶而還會從祂的內心裡面浮現出來。

這裡面，我們講它包括兩種：

一種：請問：菩薩有沒有「犯」菩薩「戒」呢？因為戒就是預防我們身口意犯罪；菩薩絕對是時時刻刻預防自己的身口意犯罪的，菩薩難道心裡還會犯罪嗎？祂難道心裡還有一種犯罪思想嗎？「初地」菩薩在身口的行為上面比較容易預防犯罪，但是「初地」菩薩不可能心裡也能預防自己犯罪吧？請問，「初地」菩薩在意業的預防犯罪已經到達什麼地步呢？「初地」菩薩的意

業犯罪，並沒有惱害他人的犯罪，而只是心念裡面有一個微細的俱生「我」的存在；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菩薩的第六意識「分別我執」沒有了，但心念裡面還有一個「俱生我執」的雜念。只要有微細的「俱生我執」的雜念，都叫作「不清淨」，都有「犯罪」的可能性，都叫作「垢」；「離垢地」菩薩把心念裡的「俱生我執」的「習氣」都洗得乾乾淨淨。換句話說，這樣菩薩的「持戒」波羅蜜多，才算是完全清淨，戒體圓滿清淨。

另一種：我們知道，所有犯罪的根源，都是因為有「我」；因為有「我」，才會去犯罪。如果沒有「我」，還會去犯罪嗎？當然是不會的！在第六意識沒有「我」的「分別執著」比較容易做到；但第七末那識還是念念都有「俱生我執」的觀念存在。想要這個「俱生」的「我執」沒有，就困難了！菩薩要把「俱生我執」斷除，要經過長時劫的勤苦修行。「初地」菩薩才斷除一分無明，內心還有九分，當然不是那麼容易斷除

「無明習氣」的垢染。所以，「二地」菩薩還要努力把內心的垢染，洗得乾乾淨淨，盡量把內心的「習氣」除掉；如果連「俱生我執」的習氣都沒有的話，那樣「犯戒」的根本就沒有了；「犯戒」的根本沒有的話，就是「持戒」波羅蜜多具足。這個是「離垢地」要修的中心。

我們知道，二乘所斷的「見惑」有八十八品，「思惑」有八十一品。菩薩的「見惑」斷了，現在要斷的「修惑」（又稱「思惑」）是如微塵般細的「塵沙惑」和「無明惑」。我們只是拿菩薩的修證和阿羅漢來類比，那麼，「初地」菩薩相當於「初果」阿羅漢；小乘四種果位的阿羅漢內心的塵垢，只在「意識」分別方面講。「初地」菩薩的「分別我執」也沒有了；表面上看，「八地」菩薩和「四果阿羅漢」很類似，但相似並不就是。因為「離垢地」菩薩成就「持戒」波羅蜜多，斷「修惑」；斷除身心毀犯的垢染，使身心清淨。這個「身」，指的不僅是我們的「色身」，而是使「俱

生」的「真如法身」能夠顯現清淨；因為「初地」菩薩已證得十分之一的「真如法身」，「二地」菩薩證得十分之二的「真如法身」。請問：菩薩這種清淨的程度，我們一般凡夫可以想像得到嗎？我們想像不到！因為菩薩所斷除的是「俱生我執」的「習氣」垢染，而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都是「分別我執」；這個「分別我執」我們比較容易知道。好比別人說我們的壞話，我們很痛苦，這是「分別我執」；反之，別人說我們好話，我們很歡喜。至於「俱生我執」的話，無論人家說我的壞話，還是不說我的壞話，我們內心總是時時刻刻感覺有一個「自我」存在，這個就是「不解脫」的主要原因；我們凡夫沒有想到這些，認為這有什麼關係呢？可是，在菩薩來說，菩薩能「智慧觀照」：「唉！為什麼我不能夠和真如相契合呢？因為內心老是有『俱生我執』的存在。」所以菩薩「內心的境界」，這個接觸，不是我們凡夫經驗能夠臆想得到的；換句話

說，「二地」菩薩，對於生活的行、住、坐、臥，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即使是在睡眠當中，也都在預防內心不要有「俱生我執」的存在。這樣，把「俱生我執」斷除得很乾淨的話，就等於「法身」得到清淨了，這樣就叫作「成就持戒波羅蜜多」；身口意三業「持戒」到這個地步。

我們知道，菩薩要受持「三聚淨戒」；我們學習菩薩道，就要學習菩薩的「三聚淨戒」：第一是「攝律儀戒」，第二是「攝善法戒」，第三是「饒益有情戒」。

（一）攝律儀戒，我們且看有沒有一尊菩薩坐在那裡歪斜不雅的呢？沒有！每一尊菩薩坐得都很端正莊嚴，菩薩坐得端正莊嚴的目的是什麼？表示他的威儀具足！菩薩的所有威儀都有一個軌道化；走路時像走路的样子、停下來站立像站立的样子、坐下來像坐下來的样子、睡覺臥床時像臥床的样子，所謂「站如松，坐如鐘，行如風，臥如弓」，菩薩的行住坐臥四種相都很莊嚴，菩薩

摩訶薩能修到這樣，表示他的「攝律儀戒」很清淨莊嚴。我們知道，受具足戒的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五百戒；在《梵網經菩薩戒本》來講，菩薩有十重、四十八輕戒。《梵網經菩薩戒本》這是大乘的；如果是比丘菩薩的話，除了受二百五十比丘戒之外，還要再受菩薩的十重、四十八輕戒。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要了解，這樣子都修得很完全，還不能夠算是「第二離垢地」菩薩的全部功德。因為菩薩還必須受持

（二）攝善法戒，如果只有注重自己的四威儀莊嚴還不夠，那是屬於個人的事情；還要成就一切世間善法。成就一切世間善法是什麼？也就是修一切善，從哪個地方修呢？從身口意三業上修。凡夫的十惡業裡，身業有殺、盜、淫等三種惡，口業有惡口、兩舌、妄語、綺語等四種惡，意業有貪、瞋、癡等三種惡，這就是凡夫身口意三業容易毀犯的十種惡業；一般來說，諸天都修十善。在

十善業中，如果意業沒有貪、瞋、癡，也不容易！能夠上升天道的話，內心粗的貪心、瞋心、癡心都沒有了；口業上，惡口沒有了、兩舌也沒有了、妄語也沒有了、綺語也沒有了；身業上，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成就這十善業才能升天。大乘菩薩摩訶薩不能夠說他的身口意三業的行為，連天道眾生的行為都不如吧！所以菩薩要持「攝善法戒」，比天道眾生的十善，項目還要多、修養更為周全；因為凡夫或二乘修的十善業，只要不開口罵別人，就沒有違犯口業四戒，仍屬善。但在菩薩來說，這樣還不行；菩薩不但開口罵人（不惡口），還要給人安慰與鼓勵，有些人還要給他讚嘆。菩薩不僅「不兩舌」，去挑撥離間，讓雙方互相傷害；更有好的清淨語業，讚嘆雙方的好事，好比在甲面前說：「某乙常說你很好！」，在乙面前說：「甲也常說你不錯！」菩薩不僅壞的口業沒有了，還要積極地把好的口業建立起來；單單口業「不妄語」，這個

比較容易做得到。佛教經論裡偶而會提到「方便妄語」：好比在山路有隻鹿經過我的身體，拼命往前跑，後面有獵人要追捕他；獵人問：「唉！剛剛有沒有看到一隻鹿從你身邊經過？它往哪個方向跑？」那麼，這種情況，我該怎麼講呢？我說：「喔！它往這個方向拼命往前跑。」這時，如果我「不妄語」、照實講，獵人就會很快去追捕到鹿子了；如果獵人抓到鹿子了，我還是守十善業沒有錯！但是，鹿子一旦被獵人抓到，小命肯定就沒有了。因此，我不僅不會告訴獵人正確的方向，反而告訴他鹿子往另一條岔路跑過去了；或是我把鹿子藏起來，讓它保住小命。我打這個妄語，是為了救鹿子的命，這也是「攝善法戒」，這個就比較難做得到；老實說，我認為救人比較難，救動物比較容易，而且動物不會做許多壞事，救人實在不容易！我們曾聽到一個故事，有人為了救一個人，反而讓這個被救的人毀掉了一生；包括他的名譽、財產、家庭

都毀了。我們偶而聽人說救人不容易，到底救下來的人他的心地是好不好呢？不知道！所以，我們要了解清楚，救人真是不容易。但是菩薩摩訶薩在日常生活行為裡面，即使有一纖毫的善，祂都不肯放棄；不僅不做惡，還要努力把十惡變成十善，這樣還不夠，更把它變成積極的善，這個非常重要！那麼，菩薩有沒有殺人呢？在菩薩的「攝善法戒」裡面，祂不是殺「人」，而是專殺「煩惱魔」；好比某個地方有人吵架吵得很厲害，有威德力的菩薩一到這裡，可以馬上把爭論停止了，讓他們吵不起來。菩薩是在「消滅煩惱」，祂這個也相當於「殺」；這個是智慧殺，用智慧殺死煩惱賊，這個也是「攝善法戒」。修學佛法如果說「偷盜」的話，有沒有呢？也有啊！我們講佛法經論裡面很多的道理，千百年來世間的聖賢有許多發人深省的言論或著作，一般的宗教經典裡也會講些好的真理，外國的哲學家也會講些好的真理。我們也可以

「偷」一點分享给大家，但是這不是給自己；我們現在人叫作「引證」。雖然我們是佛教徒，偶而我們把古聖先賢的話「引證」分享给大家，或是「引證」一點外道宗教有道理的話也沒有什麼不可；只要他是合乎善的準則，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自己修身勵德，另一方面也可以度化外道。好比大家說，喔！蘇格拉底怎麼說……，亞里斯多德怎麼說……，甚至我們有的時候，也可以敞開胸懷，告訴大家這件事在佛教是怎麼說……，在回教穆罕默德又怎麼說……，可以作個比較；在佛教徒的立場來說，我們講佛法就好了。如果要講別人的道理，這個不是「偷盜」嗎？是偷盜！但是「偷盜」道理，道理是無形無相的，這個「偷盜」沒有關係！因為我們有說明「引證」的出處；何況智慧是人類共同有的。每一個人的覺性本來都平等具足的，不是單單我們佛教徒才有覺性，其他人沒有！如果有這種偏執的見解，這是歧視眾生！這些都是菩薩

摩訶薩度眾生的行為。

我們再來談談「淫欲」的問題，菩薩不僅沒有「正淫」，也沒有「邪淫」；那麼菩薩如何能夠把「淫欲」和「邪淫」都戒除而完成修行的功德？請問「淫欲」能夠做成什麼功德呢？絕對不能做成功德！在生活上只有增加社會的困難；所以我們想修「十善」，想升欲界六天的話，一定要把「淫欲」逐漸斷除，才能夠上生欲界的四天王天（須彌山腰，再往上升至忉利天）須彌山頂，乃至空居的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我們再進一步研究，在佛經裡面講「淫欲」的輕重，四天王、忉利天等第二天，還有男女交抱的「淫欲」行為；上升到夜摩天的話，男女雙方只要「握手」就已成淫；再上升到兜率天的話，男女雙方只要「笑一笑」就已成淫；再上升到化樂天的話，男女相看很久（熟視，就已成淫；再上升到欲界頂的他化自在天，男女雙方短暫地看一看，就已成淫。有一首偈頌，用來描寫六欲

天的男女淫欲事：「

四王忉利欲交抱，夜摩執手兜率笑，化樂熟視他暫視，此是六天真快樂。」

如果根據這種意義來擴展，由六欲天男女的淫欲事來看，菩薩可以說對一切眾生不行四天王天和忉利天的這種淫欲事；但是為了廣度眾生，和眾生廣結善緣，像對於「空居天」與人握握手、笑一笑、相看很久（熟視、短暫地看一看，這是可以的，那是我們人類一種「善意」的表現；也就是我們前面說「歡喜地」菩薩所修的「布施」波羅蜜多，要給眾生一種安慰、一種鼓勵，給眾生一種內心清淨、一種喜悅。但如果我們一定要用「欲」的方面來看的話，也可以這樣講：一邊是要持好清淨的「攝善法戒」，使令身口意三業得到離垢清淨；一邊是要積極和眾生廣結善緣。所以，菩薩摩訶薩的一舉手、一投足、一瞬目……都是在度化眾生、都是喜悅的、都是對眾生鼓勵、都是對眾生安慰，都是使眾生離苦得樂，而且是積極的，這

個是「第二離垢地」菩薩的生活。如果是這樣子講的話，「離垢地」菩薩的「戒」波羅蜜多，不夠圓滿呢？還不夠！因為前面所說的這些，不過是「攝善法戒」；菩薩對眾生好得不得了，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讚嘆祂，也沒有一個人毀謗祂。那麼，這個人已經做到好得不得了，從老、中、輕、幼，沒有一個階層的人說祂不好，大家都說祂好，無論生活方面或修行方面，都已經到達非常理想的境地了；但是「離垢地」菩薩，如果不能夠讓眾生成佛，那麼這個菩薩摩訶薩雖然受持「攝善法戒」，但是「戒」波羅蜜多仍然不夠圓滿。要達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圓滿呢？菩薩的所有的舉動、所有的表現、所有的言語、所有的目標、所有的暗示，都要使令眾生想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直到成就佛果，菩薩的「戒」波羅蜜多，才算是達到最高境地！

(三)菩薩還要積極成就的善戒，叫做「饒益有情戒」，饒益廣大的、無量無

邊的有情眾生。菩薩不僅單單利益人類有情，還要利益一切眾生，使一切眾生都能夠成佛；以這個「戒」當做一個大原則，才算是成就「戒」波羅蜜多圓滿。如果說我們今天跟人家講了半天話，他雖然聽了很滿意，對我們的印象也很好；但是他沒有講到「如何能夠獲得解脫？如何能夠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如何能夠發廣大菩提心、放棄自我去救度無量眾生？」菩薩一定要放棄自我、追求佛教最高的智慧，才能夠開發「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道心。我們知道：菩薩有「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心量，才能夠「上求」、「下化」，這是一種智慧，也是「大慈大悲」、「大雄大力」的表現；讓一切眾生「離一切苦」、「得究竟樂」，否則菩薩的「持戒波羅蜜多」還不算圓滿。

即使菩薩所有的行為都合乎「攝律儀戒」，還不夠！或所有的行為造作都合乎「攝善法戒」，也還不夠！一定要好好修「饒益有情戒」，才能夠到達圓

滿的佛果。菩薩要怎麼利益一切眾生呢？要讓眾生都能夠發起追求「無上佛道」之心；還要具備積極造作「慈悲」、「廣度眾生」的行願。

在這個地方，許多外道有時候在社會上所做的慈善事業，可能比我們做得還要好；處處都能夠很完善地辦醫院、辦學校。我們知道，基督教、天主教在中國各地做了很多救助社會的事情，我們不能說它沒有「攝善法戒」；但是它沒有達到真正的「饒益有情戒」。因為他不能叫眾生發起「上求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沒有讓眾生能夠開發「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之心。我們知道基督教的一些信眾會說：「啊！我們來參加博愛的運動。」、「我們一起去家庭訪問啊！」、「我們去醫院給病人祈禱啊！」他們的這個「博愛」，雖然合乎佛教的「慈悲心」，但是內心卻沒有「究竟覺悟」的智慧；不懂得消除「我執」和「法執」，讓內心達到「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所以「發菩提心」包括兩種：

第一種是「上求無上菩提的智慧」，第二種是「下化無量眾生的慈悲」。菩薩要圓滿成就「智慧」和「慈悲」兩種功德；廣大饒益一切眾生，才算是佛教真正的「饒益有情戒」。好比我今天在這裡講了幾個小時下來，沒有讓大家生起一點覺悟之心，沒有讓大家發起一點慈悲心，即使大家對我的印象很好；這樣，我算是沒有修到「饒益有情戒」，只有修到「攝善法戒」。一定要讓眾生「發菩提心」，生起「上求佛道」的智慧，發起「下化眾生」的慈悲；一定要把眾生的「慈悲心」培養起來，還要讓眾生有「求真理」、「求覺悟」的智慧心。還要一直關心、照顧他們，直到把他們培養成功；菩薩的所作所為，能夠到達這個目的，才是叫做「饒益有情戒」。

菩薩不論何時何地，都是「饒益一切有情、一切眾生」的，讓眾生跟他一樣「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起「上求佛道、下化眾生」的行願。近年來，就台灣的弘揚佛教來講，大家「發菩提

心」做很多救度眾生的事業，好比印善書啦、出錢出力啦、做善事啦、到孤兒院、養老院去救濟啦、按月捐款做救濟的事業啦……說起來做這些事業，培養「慈悲心」是很夠！到處都有慈善團體，我們講堂也有一個「大乘菩提心會」……但是有一點疏漏，就是「求無上正等正覺的智慧」太少了，講經也是講佛教淺一點的經典，這是不夠的！

只有講淺的經典也有它的好處，這樣可以普及更多大眾，但是如果高深的經論我們不研究，怎麼可能「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呢？怎麼達到「無上菩提」呢？不容易達到！好比《六祖壇經》是很好的經典，對中國人的佛教生活化來講，它有不可抹滅的力量；但是在研究高深的佛教義理來講，我們如何斷「所知障」？如何除去「俱生我執」？老實說，《六祖壇經》在這方面還是稍嫌不夠；但就弘揚佛法一般化來說，當然是很夠的！《六祖壇經》算是一部很好的經典，一部影響我們中華民族、我

們中國文化千年的經典！那麼，《六祖壇經》有沒有高深呢？有啊！它也有講「般若」的部分，也不錯；如果把《六祖壇經》高深化，「上求佛道」還是有，不能說沒有。如果說沒有，肯定就有人批駁：「你把《六祖壇經》看得太低了，你太輕視壇經啦！」《六祖壇經》也有高深的地方，但是壇經大多數走的路徑，都是走容易懂、容易悟的路徑；易懂、易悟、易行，是它特殊的地方。《六祖壇經》對「般若」的證悟高深的地方，它講到「無念念即正」的義理，其中的道理，老實說，不是一般人能夠了解的。

我們知道，「離垢地」菩薩修的是「持戒」波羅蜜多成功；這菩薩戒，包括「攝律儀戒」圓滿、「攝善法戒」圓滿、「饒益有情戒」圓滿。其中，尤其是要圓滿「饒益有情戒」，很難很難！持「攝律儀戒」很容易成功，只要講話很規矩，眼睛也很規矩，身體的一舉手、一投足都很規矩，「攝律儀戒」就持得很成功

了；持「攝善法戒」要比持「攝律儀戒」難些，而且範圍更大！因為要把功德迴向一切眾生，大到一切法界眾生；也就是說，我們要做好個人的修養很容易，要想全家都變得很有修養就難了。如果要想整個社會都跟著菩薩修，就更難啊！菩薩的「攝善法戒」不僅是全家一起修學佛法，而且他所處的社會團體，都能夠跟他一起修學佛法。菩薩的「饒益有情戒」，不僅他所處的社會團體裡，大家都跟他一起「斷惡修善」；甚至他所處的國家、所處的這個時代的世界，都能夠讓這一個大時代裡的人，得到佛法的利益。尤其是大家既能夠發慈悲心，又能夠開發內心覺悟的智慧，這樣才算「離垢地」菩薩摩訶薩「攝善法戒」圓滿；「攝善法戒」難修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知道「離垢地」菩薩所修的內容，是斷除八十一品修惑（即思惑）；這八十一品修惑裡面，主要的十個煩惱是什麼呢？大家念念看，是貪、瞋、癡、

疑、慢，這個是「五鈍使」；還有身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邪見等「五利使」。菩薩的修行到達色界定之後，這身、邊、戒、見、邪等惑，就愈來愈少了。

菩薩摩訶薩階位的修行，第一個我們就「初歡喜地」來講，他有定、有慧的境界；不是單單證到真如而已，內心住在寂然禪定的境界。「第二離垢地」也是住在寂然禪定的境界裡；用比喻來看，「初歡喜地」定的境界，菩薩的內心有一點像初禪。進入初禪，甩掉欲界身體的時候，內心很輕鬆愉快，高興得不得了；以我第一次入定的經驗來說，感覺沒有身體的累贅、沒有世界的負擔，那個輕鬆愉快的程度無以復加，真是有無窮無量的歡喜！「初歡喜地」菩薩把整個「分別我執」斷除，「俱生我執」斷除了一分；在見到一分「真如」時，祂內心經常有「初禪」的喜悅。這樣來講的話，「第二離垢地」菩薩的內心，祂有「二禪」的喜悅；雖然「二禪」

的境界比較大，但是二禪是有漏法。為什麼說「二禪」境界比較大？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說「二禪」有漏、無漏的問題，是借喻「二禪」的定境；「二禪」的定境，很像「二地離垢地」菩薩，這樣做個比喻。我們進入「二禪」的時候，「二禪」我們大家都知道，它有「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等三天，天界裡充滿了光明；怎麼樣「充滿光明」呢？第一、清淨，內心離垢清淨，才能光明；這個很接近祂的定境，內心清淨到了極點，才能發光。所以我們既要了解菩薩的「十地」階位，還要了解「十地」裡面一一階位的定境，和初禪、二禪、三禪、四禪作一個比較，這非常重要！「二禪」的境界，很相似於「第二離垢地」和「第三發光地」菩薩的證境；到了「無量光」的時候，內心定境的功夫就相當於「第三發光地」的菩薩。請問「第三發光地」菩薩主要修習的內容是什麼呢？是「忍辱」波羅蜜多。

我們知道，「忍辱」波羅蜜多的內涵，

也有很多種「忍」；好比我們「忍氣吞聲」這是瞋心之「忍」。瞋心之「忍」比較容易做得到；可是人家讚嘆我們很有智慧、很有學問、很有修養、很有道德，這個「忍」就不容易做得到！這是讚嘆的「忍」。過去蘇東坡給佛印禪師寫的偈頌：「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所謂的八風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其中四個壞的「風」——衰、毀、譏、苦等四種容易「忍」；而四個好的「風」——利、譽、稱、樂等四種就不容易「忍」了。所以，修「忍辱」波羅蜜多，要達到「逆忍」能夠「忍」，「順忍」也能夠「忍」；雖然身口都能夠做到，進一步要內心也如如不動，這個「忍」才算完全成功。

請問：「忍」，修到這種程度夠不夠呢？還不夠！你即使能夠對這「八風」都能「忍」的話，這個都是「世俗忍」；是世間生活上遇到境界來時的「忍」而已，對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等都能堪忍，老實說，這些忍是比較

容易的。因為這些「忍」，都是屬於「生忍」，也都是一種「事忍」，不是對「真理」的「忍」；所謂「真理」的「忍」，就是內心要住於「無生忍」。我們知道，小乘阿羅漢證到「無生忍」，那麼，這裡說「第三發光地」菩薩才證「無生忍」，不是太慢了嗎？這二者是有所不同的！我們知道，「初歡喜地」菩薩，就見到一分真如；但祂所見到的，不是阿羅漢所證到的那個斷除「分別我執」的「我空真如」。大乘「初歡喜地」菩薩是斷了一分「俱生我執」，證得一分真如；證得「第二離垢地」菩薩位時，見到二分真如；證得「第三發光地」菩薩位時，見到三分真如。「俱生我執」斷除得越徹底，所證的真如就越越來越廣大、越究竟了！菩薩不僅是證得「無生忍」，而且是證得「無生法忍」。

「無生忍」和「無生法忍」有什麼不同？一般人很少能把它們辨別出來！「無生忍」是修學佛法的，就是第一重「忍」功；好比眼前這張桌子，阿羅漢

難道不知道它是眾緣所生嗎？當然知道！佛也在講嘛！「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能夠了解這張桌子是因緣生的，當下就能體會「無生忍」這個「忍」的意義；馬上就知道它具足「無生」的道理。但是阿羅漢只知道桌子的當體是「無

生」，但祂並沒有進一步觀察組成桌子的木板也「無生」、鐵釘也「無生」、人工也「無生」，乃至桌子所有的關係都「無生」；菩薩摩訶薩在這個地方的「慧觀」就不同了。祂一樣了知「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但祂了解一切法無不是因緣所生，好比馬上了解身體是因緣生，就是色、受、想、行、識五蘊和合而有；而五蘊的一一蘊，也都是因緣和合而生。色蘊是因緣生、受蘊也是因緣生、想蘊也是因緣生、行蘊也是因緣生、識蘊也是因緣生；一個舉心、一個動念也都是因緣生。菩薩把「無生」的真理，深入法性的源底，有徹底的、圓滿的體

悟；所以「第三發光地」菩薩對於「忍」的修習，從「事忍」到達「理忍」。

所謂「理忍」，就是「無生法忍」；菩薩證到了「無生法忍」。證得「無生法忍」有什麼好處呢？我們如果了解到，以阿羅漢來說「諸法因緣生，諸法因緣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好比我們供養阿羅漢，阿羅漢認為「你供養我，我受你供養，這中間有個東西。」在這「供養」裡面，因為有「施者」、「受施者」、「供養的物」等三種「法」，才能完成一種「布施」、「供養」的功德；阿羅漢就認為：「我已經證得『無生忍』，就在這個『無生忍』的慧觀之下，我就可以獲得解脫。」但是凡夫不懂得「無生」的道理，就說：「我要求什麼才好呢？」好比他說：「我要求生生世世不會貧窮，能夠遇到佛法。」那這種求就真是不錯啦！阿羅漢就可以祝願他生生世世如願獲得：菩薩摩訶薩在這種情形下，他讓我們知道，不僅能「布施的人」是空性，「受布施的人」也是

空性，「布施的物」也是空性。因此，菩薩當下就能開發我們能覺悟的心性，讓我們當下就覺悟「無生法忍」；供養大乘菩薩所獲得的利益！不像供養小乘聖者那樣，好比阿那律過去生曾以稗飯供養辟支佛，辟支佛祝願他生生世世都富貴；九十一大劫在天上、在人間、在任何地方都享受富貴，永遠不貧窮，所以他又叫作「無貧」。等到九十一大劫過後，天上、人間的福報享受夠了，以後遇到佛法；最後才證得「無生忍」。所以，證得「無生法忍」的菩薩，祂觀察「施者、受者、所布施的物」三者都具足空性——此即「三輪體空」；有明利的智慧，能夠觀察一切法無不具足「無自性」的「空性」。擴大「空性」的範圍，廣大的「空性」，盡虛空、遍法界；換句話說，由於菩薩的「同體大悲心」，而擴大了「無生法忍」的理，讓供養三寶的弟子，能夠當下獲得解脫的目的，這個是「無生法忍」的殊勝！「第三發光地」菩薩對於「無生法忍」

的修證；在內心修證的功德來說，祂不僅去除了「分別我執」，同時第一重、第二重、第三重的「俱生我執」也一分、一分地斷除了。我們今天講到這裡，下一次再繼續講「第三發光地」菩薩。

生活禪小品

日中一食

佛陀帶領的僧團，絕大部分時間是在遠離人群慣鬧的地方，常常是在山上或者遠離村落的森林中；從這些地方出發去乞食的地點，需要走「不近」的路程。例如耆闍崛山離王舍城就蠻遠的；上午出發，中午到了王舍城乞食，下午再回來。如果早中晚都要吃的話，就等於是一整天的時間都花在吃上面了，所以才定下「日中一食」的慣例。

《阿含經》中記錄了一次因傍晚乞食，導致不幸的事件。有一位迦留陀夷

比丘，因為其他事務，導致中午沒有去乞食；出去乞食的時候已是傍晚時分，天降雷電暴雨。當他站在一戶人家的門口，等待乞食的時候，這家人恰巧有一位孕婦；在雷電光中，見到一個黑影站在門口，以為是鬼神來，因此，受到驚嚇而導致流產。這戶人家鬧到了僧團，於是僧團集體制定「過午不得乞食」的戒條。

另外，僧團所行處，大部分的家庭並不是很富足，雖然以印度的乞食文化，每家每戶都願意供養修行者；但是一天三餐都需要拿出來供養，對居民來說，還是蠻有壓力的。

因以上兩點原因，所以有了「日中一食」的節制；遵守它，一方面，可以節省時間用於修行；另一方面，可以對居民造成較少的負擔，並且也可避免「飽食」的過患。因此，得到佛陀不斷地強調和稱揚，遂逐漸形成一個修行人的習慣。

【附註】

修行人有一障礙，稱為「戒禁取見」，即不去關注「禁戒」存在的緣由，以及如何善用它，來幫助自身修行，而一味地執「禁戒」執取成必須、必要的真理，就形成了「戒禁取見」。此障礙本質上仍然是「我執」的一個變種，相當於把「我執」變成了一種「我是有道理的」，這種優越感的方式，繼續存在下去。

那麼，說到佛學中的「日中一食」是怎麼回事呢？道理在於，有修行的人，煩惱少、妄想少、雜念少，所以能量消耗就少；很多研究都指出，大腦消耗了相當多的能量。如果一個人，沒有把能量浪費在沒有必要的煩惱、妄想和雜念上，心地清淨，那麼，無謂的能量浪費，就少了很多，於是少吃點，也沒什麼！但並不建議年輕修行人這麼做，因為我們煩惱心沒有斷，清淨心沒有得；如果身體並不處在修行的環境中，或者身體本身就是肥胖的人，沒必要勉強。因為從另一個角度上講，「日中一食」是

修行的「副產品」，而不是一種誰都能效仿的修行方法或修行路徑。

退一萬步，即使辟支佛、阿羅漢，一個月也要出來乞食一次；因為他們還有塵沙煩惱和無明煩惱沒有斷，還要消耗能量。所以，這是一個努力的方向，我們應該量力而為！

也只怎麼

法慶禪師的侍者因讀了《洞山錄》這本禪門語錄後，感慨的說道：

「古人在生死中那麼隨性，實在好奇怪！」

法慶禪師因而答道：「我坐化時，你可用話喚醒我，如果能夠將我叫得回來，表示我也能夠生死自的修行人，是奇怪！也不是什麼奇怪的事！」

侍者聽了，眼睛看著禪師，禪師作了一首偈頌：

「今年五月初五，
四大將離本主；



白骨當風颺卻，
免占檀那地土。」

時光迅速，很快就到了五月初五，禪師就將所有的衣物交給侍者，要他供僧結緣，剛聽到早課的晨鐘聲，他就跌坐圓寂了。侍者記取了他當時的話，就身邊呼喚：「禪師！禪師！」

許久，法慶睜開眼睛，問道：「有什麼事嗎？」

侍者說：「師父，為什麼不將衣帽鞋襪穿好才去呢？」

法慶說：「當初我來到人間時，根本就不曾帶什麼來呀！」

侍者一定要將衣服給法慶禪師穿上。

法慶說：「一點都不肯留給後人嗎？」

過了一會兒，侍者給歸父穿好衣帽鞋襪。侍者說：「正怎麼時如何？」（現在該怎麼辦呢？）

法慶：「也只怎麼！」（也就是如此啊！）

於是又寫了一偈頌：

「七十三年如掣電，

臨行為君通一線；

鐵牛踴跳過新羅，
撞破虛空七八片。」

說完儼然而化。（踴，音同突，光著腳。）

若有人問：「禪者有生死沒有呢？」

答曰：「禪者或有生死，但禪者在生死中是非常自在的！」

赤裸裸的來，赤裸裸的去，從容地面對生死，又能從容地放下，正怎麼時，亦即是當下解脫自在了。

◎正與麼時，恁音同仁，是泉州方言，「正」是這個時候；「正怎麼時」，是唐五代時的流行口語，「就是現在」或「就在當下」的意思，禪門公案中到處可見。



人生如戲，演戲、看戲、不入戲

一個年輕的戲子跟著師傅學藝，並到處演出，也參與演了很多角色，有時演學生、商人、農夫、乞丐；有時演文人、官差、帝王、將相。由於演得太入戲，經常沉浸在角色中而不能自拔；在演戲過程時，常隨著角色的人生起伏而悲

歡，為道具的使用而爭搶、為和自己有關角色的人而牽掛擔憂。為此他生活得痛苦不堪，師傅告訴他第一個忠告：「要看得破，放得下，不要跟人搶道具。」

從此他便能理智對待自己所演的角色；並時時提醒自己是在演戲，這只是舞台，不是真實的。心理壓力雖然沒有了，但卻從此融不進角色，不能很好地和其他戲子配戲；劇團準備不再用他了，生活陷入了困頓。師傅又告訴他第二個忠告：「要拿得起，也要放得下，才會有一碗飯吃。」

從此他又能很好地演戲了，在台上把各種角色演得很自如，下台後馬上能走出角色，能隨時進出各種角色。無論是演出學生、商人、農夫、乞丐、文人、官差、帝王、將相，都能如行雲流水般，無滯、無礙，終於成為一代名角。

臨終前，他自己總結了第三個忠告：「要知道：一切本來就不是你的；所以，也就沒什麼要放下的；能夠如此，

自然人生的任何事情，就會運用自如！」

【附註】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戲子，一生中我們演出了種種角色，時時陷在戲裡；為戲中人的悲歡離合、榮華富貴而痛苦不堪。卻忘了這一切都是舞台上的虛名和演戲的道具；下台時什麼也帶不走。那些與我們配戲的家親眷屬、恩怨仇敵也是戲子，來來去去都是導演安排的。

縱觀過去，我們每一個人都演過多個角色：穿娃娃裝時，演過淘氣小孩；背書包時，演過學子；穿制服演過鼓手、穿舞衣演過舞者……。在六道中更是如此，作過下三流演員；有時穿獸皮，演「畜生」；有時穿鬼皮，演「餓鬼」；有時進油鍋，演「地獄」；也演過穿綾羅綢緞的「天人」、揮舞大刀的「阿修羅」；以及是是非非、煩煩惱惱的「人」。

佛陀告訴我們：我們的清淨佛性（本性）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一切都是「夢幻泡影」的幻象

所現；這個大舞台的導演和編劇就是「心」；如佛經云：

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

「人生如戲」，比喻得可謂恰當！人生大舞台，以「自己」的一聲啼哭開幕，以「別人」的哭聲而謝幕。「人生如戲」，沒有劇本，全靠自己的發揮；「人生如戲」，沒有彩排，每一場都是現場直播。我們能夠把握好每次的演出，便是最好的珍惜！

《菜根譚》中有一句說：

風來疏竹，風過而竹不留聲；

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來而心始現，事去而心隨空；猶如蓮花不著水，亦如日月不住空。

俗話說得好：「天地大舞台，人人是演員；演戲與看戲，戲終各分散。」人生如戲，演戲、看戲、而不入戲；但是，您得要「拿得起」、「看得破」、更要「放得下」！



道不傳非人，法不傳六耳

古代有種落後的傳統觀念，叫作「傳男不傳女」，他們認為很多家傳秘技，都要交由家中的男孩來傳承，只有這樣才能保證這份秘技不被外人所學，這種觀念間接地導致很多手藝，失傳於世，是後世之人莫大的損失。

除了坊間有這樣的落後觀念以外，道教與佛教中也有這樣的說法，名為「道不傳非人，法不傳六耳」；這裡的「道」便是指道教的道法，而「法」便是指佛教的佛法。

「道、法」是一種很神秘的東西，它承載著道教中人畢生的追求，老子在《道德經》中闡述了不同類型的道法；但是此中奧秘，卻少有人能夠通達。雖然這種「道」看似玄幻莫測，其實與我們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涵蓋了人類活著的所有內容。

所謂「道不傳非人」，便是指道法的傳承，是以師徒口耳相傳為途徑的；普通人是很難無師自通的，只有跟隨師傅

的引導，才能對高深的道法有所感悟，為自己的人生提供指路明燈。

時常有人通過文學典籍來解讀道法，這種方式雖然可以「增進知識」，對「悟道」起一定的「輔助」作用，可是缺少了師傳的傳承，最後的結果只能是「事倍功半」。但是這種傳承思想，有著一定的局限性；也使得宣揚道法的效果，大打折扣。

真正的「法不傳六耳」的含義，其實是指佛法的傳承是一對一的，只能讓授法者與學法者兩人四隻耳朵聽到；而不能說與第三個人聽。而且佛家的這句話，在後世廣為流傳，他們將這句話的含義引申為「嚴格保守秘密」的意思；可見，這種傳承思想其實是比較狹隘的，而且對於佛法與道法的傳承，是極為不利的落後觀念。

雖然後世有些天賦異稟之人，能夠憑藉自己的能力創造道法，但是這樣的能人畢竟在少數，絕非常人所能及；因此這種傳承思想的「固化」，很有可能導

致文化的「失傳」，無法實現道法與佛法的「普及」。我們應該有目的地改進這種傳統觀念，給予文化一個煥發活力的機會。

【附註】

語言，不僅是人類文化留存、發揚的重要媒介，也是人際往來的利器；運用得當是一種功德，運用不當造成的損傷不可計量。

一次，愛迪生對海倫·凱勒說：「你聽不見任何聲音也有好處，至少比較容易集中心思，不受外界干擾；像這樣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不是很好嗎？」海倫·凱勒：「如果我是一位像你這樣了不起的發明家，我希望能夠發明一種使聾子得到聽力的機器。」

愛迪生詫異地表示：「你怎麼這麼想？我可不做這種無聊事，反正人類說的話多半無關緊要，可聽、可不聽。」

閑言閑語多聽無益，無建設的話多說無益，是非流言再傳無益；無益於人的話，不聽、不說、不傳，不做這種無聊

事，就是一種修行。

在佛教戒律中，口的修行很重要，像是「十善」當中，口業的修持就有不綺語、不惡口、不兩舌、不妄語四者；因為人間的是是非非，多由「不慎口業」而釀成重重爭執、禍患與動亂。所以，《修行道地經》說：

口癡而心剛，不柔無軟說，常懷惡兩舌，不念人善利；所言不了了，藏惡在於心，如灰覆炭火，設躡燒人足。」粗言謾語傷人害己，不可不慎。

對於口業的行持，憨山大師在《醒世歌》中明白指出：

從來硬弩弦先斷，
每見鋼刀口易傷；
惹禍只因搬口舌，
招愆多為狠心腸。」

（躡，音同涅，睬踏的意思。）

柔軟的心腸、柔軟的語言，才能內心平和、自他平和、人間平和。

經營好自己的優勢

日本東京一家貿易公司與德國一家公司有貿易往來，德國公司的經理常需要往返於東京和大阪。不久，這位經理發現了一件趣事：每次去大阪時，他的座位總在右邊；返回時，又總在左邊。經理詢問日本公司其中的緣故，購票小姐笑道：

「車去大阪時，富士山在右邊；返回東京時，富士山則在您的左手邊，我想外國人都喜歡富士山的壯麗景色，所以替您買了不同的車票。」

這件不起眼的小事，使這位德國經理十分感動，促使他對這家日本公司的貿易額由四百萬馬克提高到一千二百萬馬克。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這家公司的職員都能夠想得這麼周到；那麼，跟他們做生意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呢？」

【附註】

一個企業如果沒有自己的強項產品，不能佔據一定的市場份額，不能跟

得上時代步伐的核心技術，勢必難以生存下去，最終必然走向滅亡。

一個員工，如果沒有自己的專長，沒有老闆需要的核心技能，沒有公司需要的價值，不能跟上職場發展的需要，則很容易被邊緣化。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每個企業都要有自己的獨特優勢，這樣才能在優勝劣汰的競爭中取勝。同樣，作為一名員工，要想做到不可替代，成為老闆眼裡的「紅人」，也應該打造自己的核心優勢，讓自己的技能無可取代；就不需要依賴特定的上司或是以跳槽作威脅，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因為你的核心競爭力，已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不是只有「學歷高」，才是優勢，也不是只有會這個、會那個，才是優勢；只要你「用心」，一切都能成為你的優勢！



春江水暖鴨先知

善財童子文殊菩薩的激勵下，到世界各地參訪，拜謁智者。他歷經五十三年之後，終於功德圓滿，大徹大悟了。

其中，他在拜會妙月長者時，曾經問道：「自我的實現，是否可由聽聞他人談論般若波羅蜜多而得？」（般若，即「大智慧」；波羅蜜，即「到彼岸」。意思是說，由智慧實現自我，得到解脫。）

妙月長者說：

「不能！因為般若波羅蜜多，是親自悟入一切事物的真理、真知。」

善財童子不解地問：「知識，豈不是由『聽聞』而來？對事物的認識，豈不是由『思考』與『推理』而來？自我的實現，為何不能由『聽聞知識』、『思考認識』而來？」

妙月長者耐心地解釋說：「並非如此，二者是一樣的。自我的實現，永遠不能僅從思考而來。我用一個比喻來向你說明：在一片廣袤的沙漠中，沒有

井、沒有河流；在烈日炎炎的夏日，一個旅行者，從西向東穿行沙漠。途中，他遇到一個從東面來的人，就說：『我極其乾渴，請您告訴我，何處可以找到泉水與陰涼，讓我能夠解渴、沐浴，將體力恢復過來？』從東而來的人，告訴他說：『再向東走，路會分成兩岔，一左一右，你走右邊一條，再繼續往前，一定會找到清泉與陰涼。』你想，這位旅客是否因為聽到了關於泉水與陰涼的話，並想：『只要繼續前進，就能到達清涼之地。』他的焦渴是否就得到解除了呢？

善財說：「不，並非如此；因為只有當他按著過來人的指示，真正到達泉水之處，喝飲它，並在其中沐浴，他才能解除渴熱，身體從而得到恢復。」

妙月長者說：「小伙子，禪者的生活也是這樣；僅是學習、思考與作知識性的瞭解，永遠不能實現任何真理。小伙子，在我所舉的例子中，沙漠即是生死；從西而東的來者，即是一切眾生；

熱是一切混亂的環境，渴是內心的貪欲；從東而來者，是佛或菩薩。他是開悟的覺者，住於大智慧之中，而能透視到一切真諦；他所告訴我們的，都是他自己已經親自實踐過的。（飲清泉、解渴、除熱，意思是指自己親身實現真理。）」

所以，妙月長者，再問善財童子：「再者，小伙子，我要說另一個比喻。假如佛陀在世間留一劫，用盡一切精確言辭、用盡一切比喻描述，讓眾人得知甘露的美味與種種妙處。你想，世間眾生，是否因聽聞了佛說甘露的美好，就能親身體驗到它的美妙？」

善財說：「不能！甘露的滋味，只有親口品嘗，才能知道。」

最後，妙月長者說：

「因此，僅僅聽聞與思考，永遠不能使我們認知般若波羅蜜多的智性。」

【附註】

「春江水暖鴨先知」……因為牠下水了。要想實現遠大的理想，僅僅知道自己的目标 and 該如何實現是不夠的，關

鍵是要「身體力行」，藉著不懈地努力，一步步地提升自我，向目標靠近。



泰恭斷臂

宗密禪師，唐朝中葉人，久居陝西終南山圭峰草堂寺，人稱「圭峰禪師」。他是禪門高僧，也是華嚴宗第五位祖師。

唐憲宗元和五年（西元八一〇年），宗密禪師來到湖北的襄陽，在恢復寺遇到重病的靈峰和尚。靈峰是華嚴四祖澄觀大師的門下，此時病已危急，便將自己珍藏的澄觀大師的著作贈與宗密禪師。這些書包括了《華嚴經》八十卷本、以及澄觀大師《華嚴經疏》六十卷、《華嚴經隨疏演義鈔》九十卷。宗密禪師閱過這些著作，昔日讀經困惑之處，豁然開通，遙尊澄觀大師為師，並在襄陽開始講述《華嚴經》。

宗密禪師，講完《華嚴》之後，前往東都洛陽，禮拜祖庭，想拜見澄觀大

師。因在河南龍門的永穆寺夏安居，襄陽信眾沿途尋訪，一路跟隨至洛陽，再次請求宗密禪師續講《華嚴》，其中一位信眾名泰恭，因聽聞《華嚴》的玄妙難思，慶幸逢遇《華嚴》大法，自斷一臂，以表誓願修學的決心。

泰恭斷自己一隻手臂後，雖傷筋斷骨，卻無疼痛表情，神色自然，許多僧俗都覺得特殊；此事，引起官府追查，經官員驗證，泰恭的確是因受《華嚴》殊勝感動而斷臂，連官員都不得不起崇敬之心。

但茲事體大，官員上報中書門下裁奪。宗密禪師為此，寫了一封〈圭峰定慧禪師遙稟清涼國師書〉信函，向澄觀大師請求解決之道；澄觀大師接書後，也回了一封信，宗密禪師稱這封信是〈東都上清涼國師誨答〉。澄觀大師在信中，直稱宗密禪師為「法子」；除了肯定泰恭重法情摯，更懇切告誡後學，「宜誠之，後學勿使傲之」。雖然佛經中有「半偈忘軀，一句投火」的公案，

惟經旨是在教人「身外有重法之寶」而已，並不鼓勵人捨身。澄觀大師認為，求法「當斷其情慮，勿斷其形骸；當斷其安心，無斬其肢分。」學佛，應斷除的是煩惱情慮，不是斬斷身體形骸；該斷除的是虛妄分別心，不是叫人斬斷四肢。若學佛為重法而傷殘身體，將使淺識之人，驚駭不已。

隔一年，宗密禪師赴長安，師事澄觀大師；蒙澄觀大師器重指導，澄觀大師說：

「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

意思是，能隨我遊於佛的報土華藏世界者，那大概只有你吧！又曾用書信答復宗密禪師：

「子之所解，猶吾之心，轉輪真子，誠所謂也。」

意思是，你體解的《華嚴》宗旨，有如我心，真是一位能轉法輪的佛子！元和十一年春，宗密禪師在終南山智炬寺駐錫，發願「遍轉藏經」，願畢方下山。十數年間，先後完成經疏數十種。

唐文宗即位後，頗思圖治，遣散宮女三千人，裁汰官員一千二百餘人；起用李訓、鄭注等人，計劃剷除宮內跋扈的宦官。太和九年（西元八三五年），發生「甘露之變」；因事跡洩露，李訓逃到終南山，投靠宗密禪師。徒弟們都懼怕惹禍，不願接納，唯獨宗密禪師挺身保護李訓；當時風聲緊急，李訓又轉逃到陝西鳳翔，被當地巡邏兵捕獲。

宦官仇士良，得悉宗密禪師曾藏匿李訓，派兵至終南山，要殺害宗密禪師；禪師心平氣和，怡然自在地说：

「與訓遊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

意思是，貧僧與李訓交往已久，心中並無愛憎差別；我佛本有「遇難則救」的教法。今李訓有難，我依佛法救急；若因此觸法當死，那是本分應得，甘心受死。宗密禪師不屈不撓的勇氣，仇士良十分感佩，便無罪釋放。

【附註】

《隆興佛教編年通論》的撰者祖琇法師，論及此事說：「唐代史書記錄這段經過，那是讚美宗密禪師有過人的節操。」禪師的法眼，見到佛法精髓，通達佛法知見；以他廣大無礙的辯才，闡揚宗門教理。可見，修行功夫與蘊積的力道，兩者兼而有之；突然遇到生死交關，才能夠如此信道篤定。

「甘露之變」後，宗密禪師曾返鄉祭墳；應家鄉父老之請，作了充滿孝道思想的《孟蘭盆經疏》。佛教流布中國的阻力之一，為中國士人認為剃度出家是不孝父母，此書促進了佛教與孝道的調和，加深了佛教的中國化，常被儒家人《孝經》相提並論。

宗密禪師於會昌元年（西元八四一年）正月六日，坐滅於興福塔院；俗歲六十二，僧臘三十四。唐宣宗追謚為「定慧禪師」。宗密禪師涅槃寂靜，緇儀垂榮，也以「習定均慧」總結自己。

真相！「摩耶夫人」為何

誕下佛陀就離世？

有一種愛，平凡而偉大；有一分情，無私而博大，綿綿不斷，情誼深長；這，就是母愛。在《父母恩重難報經》中，世尊曾諄諄教導：「母胎懷子，凡經十月，甚為辛苦，……如斯重苦，出生此兒。更分析言，尚有十恩：第一、懷胎守護恩；第二、臨產受苦恩；第三、生子忘憂恩；第四、咽苦吐甘恩；第五、迴乾就濕恩；第六、哺乳養育恩；第七、洗濯不淨恩；第八、遠行憶念恩；第九、深加體恤恩；第十、究竟憐憫恩。」《大集經》中也說過：「世若無佛，善事父母；事父母即是事佛也。」依佛教說法，為人子女孝順父母是必須的；不孝父母則無資格學佛。一切善法中，最大的善，就是孝親。對佛弟子而言，更是一個帶著感恩之心，行孝道的好機會；但是，也有人有这样的疑問，既然佛教對孝道如此看重，為什麼摩耶夫人卻在佛陀出生以後就去世了呢？今天就來說

說摩耶夫人，早早離開人世的緣由，以及報母恩的最好方式。

世尊出世之後，世界一片祥和，原本作惡的人，開始變得善良了；原本生病的人，也漸漸沒有了痛苦；原本還是戰爭中的國家，也慢慢停下戰火，開始變得國泰民安，人們沈浸在最美好的世界裡。淨飯王為了慶祝太子的出生，給他取了世間最美好的名字，喬達摩·悉達多，翻譯成漢語，則是「一切義成」的意思。即佛的出世，一切皆能成就；然而，就在佛出世的第七天，在一切美好、快樂的時刻，世尊的母親摩耶夫人，沒有任何病苦徵兆，突然就這樣去世了，永遠地離開了熱鬧的人間。這對於普通父母而言，絕對是一件悲傷之事；二十年漫長的等待，好不容易才盼來了可愛、完美的王子，但還來不及給他足夠地關愛與擁抱，卻已經匆匆離開了人世。而對於小孩子而言，這何嘗不是一種缺憾；還在襁褓之中，就失去母親溫暖的懷抱，無論將來如何的美好，

終究是不能再看一眼慈母的微笑，也沒有在母親身旁孝養。

其實，這只不過是凡夫的觀念而已，我們所能知道的時空，太狹小、太短暫，既看不到天上、地獄的世界，更看不到十方世界諸佛菩薩的莊嚴淨土；如果以我們的思惟，來度量聖人境界的話，就像一隻小螞蟻對著人類的飛機評論論足，無論再聰明的螞蟻，也無法形容飛機的原理。而我們也是如此，即使用盡一切美好的語言，也難以描述佛菩薩的不可思議境界。

其實，摩耶夫人來到人間的任務，只是為了世尊的宿胎和誕生而已；當使命結束以後，自然是要離開世間的，就像瓜熟蒂落一般，是自然而然的。摩耶夫人離開人世後，飛升到了忉利天宮，是去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那裡的樓閣、城門，皆由黃金所造，還有種種珍寶，裝飾圍繞。摩耶夫人來到這裡後，具有種種神通，安樂自在；在凡夫看來，摩耶夫人是去世了，其實，她只不過是換

了一種生命形式存在。我們的生命都是延續的，並不會因為死亡而停止，而是在生死之間無縫連接，一環接著一環；我們在三界輪轉，如同水的輪迴，或冰、或雪、或水、或霧、或氣，無論是什麼樣的形態，總是變幻不息、生滅無常；變幻了形態，卻永遠無法改變水的本質。因此，摩耶夫人看似離開了人間，其實，她從未離開。從佛陀的傳記資料中，我們也能看到很多關於摩耶夫人，再次出現在佛生活中的記載，比如，世尊剛出家之時，示現苦行，精進艱苦，身心疲乏之時，摩耶夫人從天上下降，探望慰問；在世尊成佛後，第七年結夏安居時，特別去到了忉利天上，為母親摩耶夫人說法。後來，更有了一部佛教的孝經——《地藏經》；當佛陀涅槃時，摩耶夫人得知消息後，再度從天而降，涕淚悲泣；摩耶夫人來到佛涅槃處，求佛再留半偈佛法，雖然佛的色身已安置在金棺之中，但為了給眾生示現無常，也為了顯示孝道之理，佛再一次

從金棺中顯現於佛母之前，為母留下五句法語：「世間苦空，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

相信很多人都對摩耶夫人的再次現身，感到很疑惑，難道摩耶夫人就一直在忉利天上注視著佛陀嗎？她真的有生生死死輪迴嗎？我們看到的傳記，就是摩耶夫人的真實境界嗎？其實，「摩耶」是梵語，翻譯為漢語，即是「幻術」的意思；所謂「幻術」，就是指摩耶夫人在世間的一切示現，只是隨順娑婆世界眾生的因緣，方便示現。就像表演一般，可以隨意變化；其實，摩耶夫人真實的境界，早就已經超越了三界六道，證得「大願智幻莊嚴解脫門」，有大神通、大智慧。《華嚴經》中就曾說到摩耶夫人，有「十七種身」，猶如「虛空」一樣，所行沒有障礙，超出一切世間的眼所能明見，唯有普賢菩薩的清淨法眼，才能得到摩耶夫人的現身。凡夫業障深重，摩耶夫人在忉利天上的示現，也難以看到；而阿羅漢雖然可見，

但如果遇見更高的境界的話，就不一定看到了。

在佛經中曾有這麼一樁公案：善財童子曾去參訪善知識，想求見摩耶夫人，最後是在主城神、身眾神、羅剎鬼王等人的幫助、引導下，足足證得了「十種清淨眼」，最後，才看到莊嚴如意複蓮華座上，摩耶夫人坐在複蓮花座之上，入「色身三昧」，在一切眾生前，示現「四十種清淨色身」；隨後，又隨順一切眾生心中所歡樂的，或示現超過他化自在天的天女身，或超過四大天王天的天女身，或者示現超過龍女身，乃至超過人間一切女人身，示現無量色身，只為饒益眾生。善財童子看到摩耶夫人示現無量方便門，也有了摩耶夫人一樣の色身；然後，他在十方一切摩耶夫人座前，恭敬禮拜，立刻證得無量諸三昧門。他便向摩耶夫人請法：「願為我說，菩薩云何學菩薩行，而得成就？」摩耶夫人回答道：「佛子，我已成就菩薩『大願智幻莊嚴解脫門』，是故常為諸菩薩

母。佛子，我於此閻浮提中，迦毘羅城淨飯王家，右脅而生悉達多太子，現不思議自在神變；如是乃至盡此世界海，所有一切毘盧遮那如來，皆入我身，示現誕生自在神變。」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原來摩耶夫人不僅僅是釋迦佛之母，在賢劫有千佛出世，也都是從摩耶夫人胎中應化出世；摩耶夫人是千佛之母，不僅是賢劫千佛之母，一切世界有佛出世，摩耶夫人都去示現，作為佛母。早已證得「大願智幻莊嚴解脫門」的摩耶夫人，可以分身無數，遍至十方；同時，在無量諸佛國土，示現為無量諸佛的母親。娑婆世界看到的摩耶夫人，不過是千百億化身之一；釋迦佛從摩耶夫人應化出世的那一刻，也許十方世界還有無數諸佛，也正從摩耶夫人右脅化生而出呢！畢竟，無時無刻都有佛出世，尤其是往生到極樂世界一生補處的大菩薩，他們擁有了阿彌陀佛無量光明、無量壽命，擁有了與阿彌陀佛一樣的神通智慧，

「十地願行自然彰。」自然會披弘誓鎧，應化到十方世界，八相成道，廣度十方眾生；看到這裡，想必大家對摩耶夫人在佛陀出生不久，就離開的緣由，不再懷疑了吧！

下面我們再來說說幾種「報母恩」的方式：

第一種，念《地藏經》：為七世父母增福。《地藏經》是釋迦牟尼佛為母親說的法，所說的主角是地藏菩薩，也是度母；所有的佛、菩薩、鬼王、天主、地主都有母親，在六道中輪迴中，誰沒有過母親？所以，一切佛、菩薩、鬼王、天主、地主，所有有大能力者，都會來護持；為了自己的母親，為了將來所有眾生的母親，他們自願自覺地來護持這個法。可以說，念《地藏經》是走了捷徑；我們一念《地藏經》，所有這些大成就者，都來護持我們了，不用我們一去拜訪；我們有了任何的難題，這些佛菩薩護法一定會千方百計地來幫助。從佛教的理念來看，最好最究竟的

孝道，就是做功德回向給母親；願母親身心安康、無諸病苦、深信佛法、精進修行、了脫生死輪迴。不但要回向現世的母親，還要回向累生累世的母親；祈願「先祖為主的六道，所有一切如母的有情眾生，能夠早日脫離輪迴苦海，早成佛果。」這樣做，我們的孝順才是最圓滿的！僅僅依靠我們自己的微薄力量，去做功德是很有限的；如果是以眾生的名義來做功德，功德就會很大。

第二種，念《報父母恩咒》：「南無密利多 多婆曳 娑訶」（農曆七月中，每日持誦此咒四十九遍，回向現世父母增福、增壽，七世父母往生淨土，可報答父母恩。）每天四十九遍，只需一、二分鐘，而且非常簡單易行，所有人都可念誦，如此盡孝道的機會我們怎能放過？誦咒回向文為：「願此報恩經功德，普及父母於一切；四生六道與含靈，皆共同登聖覺岸。」

第三種，放生、抄經、供燈：為深愛的媽媽消災免難。巍巍中華，禮儀之

邦；「孝道」文化是華夏文明的精髓、民族的傳統美德。感恩於心，孝道於行，一束鮮花，一句問候，一場旅行；除了這些，表達我們對母親的愛，何不為母親參與一次「放生」，「抄一部經」，「供一盞燈」！為自己的母親祈福，也為天下的母親祈福，就是對母親最好、最圓滿的愛。

【附註】

摩耶夫人是怎麼成為佛陀生母的？

原來因緣早有安排。每年的農曆四月初八，是一年中最隆重的佛教節日之一，是釋迦牟尼佛的誕辰日，又稱佛誕節；是從「求福滅罪」的一種宗教要求傳衍而來。

說起佛陀誕生，佛弟子如數家珍：生於母親右脇，降生後即走了七步，步步生蓮花，然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說道：「天上地下，唯我獨尊。」有兩條龍，一吐溫水，一吐涼水；如冷熱兩個水龍頭一般，給這位尚未成佛的新生的悉達多太子洗澡，所以，「佛誕節」又

叫「浴佛節」。

但有一個問題卻很少人思索：為什麼他的母親是摩耶夫人而不是別的女人？關於釋迦牟尼的生平，其實並沒有可靠的歷史資料，我們現在知道的主要是根據佛經中的「本生故事」和「佛傳」記載，加以推論。

「本生故事」講的是釋迦牟尼前世多次在「輪迴」中轉生為人或動物，積善修行的故事；釋迦牟尼從降生，一直到以佛身入涅槃的一生事蹟，則稱為「佛傳」。

「佛傳」中記載了佛陀如何選擇摩耶夫人作為自己的生母的。釋迦牟尼在經歷了「輪迴轉生無量劫」後，在兜率天內院與原婆羅門教的眾天神開會計議，議決最後一次轉生要以誰為母。此時的釋迦牟尼世尊，早已是一生補處位的最後身菩薩，名叫「護明」；為了救度人間眾生的疾苦，所以示同凡夫而入母胎，受人身，修行成佛。

但是要成為佛的生身母親，絕非一般

福薄無智的女人所能勝任；佛母必定具有「三十二種功德相」：例如正德而生、肢體具足、所生之處尊貴、德行無缺、種族清淨、端正無比、身體容貌上下相稱、從未生育、心常隨順一切善事、無有邪心、身口意三業自然調柔、要多聞、極工巧、心無所畏、無諂曲、無誑詐、無瞋恚、無嫉妒、無慳吝、能忍辱、有慚愧、薄淫怒癡、無有女人過失、孝順父母、心向丈夫、能生一切諸功德等。其實，為了釋迦世尊的降生人間，因緣已經有了安排。

在中印度的一個迦毘羅衛國，離其國都不遠處，有一天臂城，城中有一位豪貴的長者，名叫「善覺」，當時的人把他看作財神；善覺一共生了八個女兒，相師們看了這八個女兒的相貌儀容，均說當生富貴福德之子。這消息被迦毘羅衛國的淨飯王知道之後，便遣使者前往求婚；結果，迎娶了摩耶及婆闍波提。這兩位偉大的女性，是與釋迦世尊歷劫以來，有過大善因緣的；她們來到人

間，正是為著迎接釋迦世尊的降生和撫養成人的。

因此，當釋迦世尊入胎之前的當天晚上，摩耶夫人即向淨飯王請示，能否讓她從那天夜裏開始，受持八戒；所謂八戒是指：不殺生、不偷盜、不淫欲、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說無意義話、不貪瞋愚癡及不邪見。淨飯王不但不反對，並且也受了同樣的八戒。

「護明」菩薩從兜率天，下降人間之際，一切世間光明普照，大地震動，大海奔湧，諸水逆流，一切草木花卉，無不欣欣向榮，乃至人間地獄的苦惱眾生，一切也蒙受了快樂。摩耶夫人則於夢中清晰地見到菩薩，騎著六牙白象，從她的右脇進入胎腹；當時她的身心，均感到有無比的清涼、爽快和愉悅。

根據占夢師的判斷，這是將生貴子的吉兆；此子將來若不成佛，必能名聞遠揚的轉輪聖王。摩耶夫人來到人間的任務，便是為了釋迦世尊的宿胎和誕生；她從天上來，任務完畢，又回到天上去

了，那是世尊誕生七天以後的事。

據說摩耶夫人辭世後，上升到兜率天內院暫住；悉達多太子由姨母波闍波提撫養長大，關係如親母子一般。中國最流行的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即是釋迦世尊上升忉利天宮，為摩耶夫人宣說的大乘經典。



緬懷圓瑛法師

今年是清末民初天台宗僧人圓瑛法師的一四四週年誕辰。福建省佛教協會常務副會長、莆田廣化寺方丈本性法師近日接受「東西問」訪問，緬懷其道風與行誼。

圓瑛法師（1878—1953）十九歲大病癒後，在福州鼓山湧泉寺出家，廿五歲參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學法。二十九歲時，承慈運老和尚法印，傳臨濟正宗為第四十世。1928年，又得達本老和尚傳法授記，為曹洞宗四十六世法嗣。

本性法師表示，近代社會動盪，佛教

界也在求索發展之路，而圓瑛法師便是其中典型代表。他於1928年起連任七屆中國佛教會會長，後任中國佛教協會首任會長，是中國近代著名佛教領袖。

本性法師又說，他一生追求、維護和平，在新加坡工商學校發表《佛法之精神》演講時，曾指出：「汝也存慈悲之心，我也存慈悲之心，個個皆存慈悲之心，則世界全無苦境，盡成樂觀，豈不是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耶？」

圓瑛法師畢生著重道風建設，以戒為師。住持寧波天童寺時，曾宣誓「十二不」：

不貪名、不圖利、不營私、不舞弊、不苟安、不放逸、不畏強、不欺弱、不居功、不卸責、不徇情、不背理。

他所提倡的「大慈悲、大無畏、大無我」精神，對東南亞和台港澳的佛教界產生深遠的影響，目前仍薪火相傳。

圓瑛法師的弘法行履遍及海峽兩岸，曾在寧波、上海、杭州、揚州、南

京、台灣、香港、印尼等地，深入淺出宣講《法華經》、《金剛經》、《大乘起信論》等，使聽眾深受法益，歡喜讚歎。法師住持的馬來西亞檳城極樂寺，如今已成為東南亞地區深具影響力的漢傳叢林之一。

他的學生、戒子遍及台灣及東南亞地區，包括明暘法師、慈航法師、白聖長老、趙樸初居士等，當中白聖長老長年駐錫台灣，連任了多屆台灣「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本性法師說：

「清末民國之時，佛教在華人聚集的南洋及港澳台一帶迅速發展……圓瑛法師就是開拓弘法之路的一位代表。」其一生的行誼與嘉行，對今天的佛教徒來說，也是一種激勵。

古往今來，有大量借月抒懷的詩文。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是表達對親人的思念；「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是描寫離愁別緒……這些傳誦千古的名句，至今仍

會撥動人的心弦，引起人的共鳴。但要小心，此時正在進入凡夫心的系統。

此外，「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是通過追問，引發對永恆的思考：明月什麼時候有的？天地什麼時候有的？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則是由月光帶來的遐思：人間生死無常，世事興衰變遷，可月亮始終那麼看著。一代代的輪回更替，都不影響它到了初一十五，該下班就下班，該上班就上班。這是世人由月亮引發的感懷和思考。

那麼，佛法智慧又是怎麼認識月亮的？禪宗祖師常把菩提自性比作月

光，「心月孤懸，光吞萬象」。月亮高掛空中，不需要任何立足點，同時可以朗照一切。我們的心月也是如此，它是超越根和塵的，所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

今晚的天空很清澈，看不到一片雲彩。而當月光沒有升起時，四週一片漆

黑，什麼都看不清，這是代表無明的狀態。處在這樣的狀態，就會對心靈天空出現的念頭不知不覺，然後不知不覺地製造煩惱和業力，並在不知不覺中被煩惱和業力推著走。

但要知道，在無明的背後，那輪明月從未離去。即使被遮蔽，它本身還是不垢不淨、圓滿無缺的。當它顯現時，可以照徹山河大地，讓生命亮起來，讓天地亮起來。



學佛無所「得」，卻有所「失」

有人問佛陀：通過修行，最終得到了什麼？

佛陀答：什麼都沒有得到。

再問：那您還修行做什麼？

佛陀微笑：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我失去的東西：我失去憤怒、憂慮、悲觀和沮喪；失去焦慮不安；失去了自私自利和貪嗔癡三毒；失去了凡夫俗子的一切無知習氣障礙。

話很淡，理很濃！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只有兩件事，生和死。一件事已經做完了，另一件你還急什麼呢？

①有緣而來，無緣而去。該來的，自然會來，不該來的，盼也無用，求也無益。有緣不推，無緣不求。來的歡迎，去的目送。一切隨緣，順其自然。

②有智慧的人，從來不活在別人的嘴裡，也不活在別人的眼裡。識自本心，見自本性，不起妄緣，無心無為，自由自在，動靜自如，冷暖自知，當下就是修行。人不能做得太假，假了難以交心。

③人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心靈沒有歸屬，不管你知不知覺，承不承認。心存美好，則無可惱之事；心存善良，則無可恨之人；心若簡單，世間紛擾皆成空。做好人，身正心安魂夢穩；行善事，天知地鑒鬼神欽。

④真正的平靜不是你靜坐可以幾個小時不起，而是用一顆平和的心態看人

間萬象，聽花開的聲音。坐亦禪，行亦禪，緣起即滅，緣生已空。

⑤人生中出現的一切，都無法佔有，只能經歷。我們只是時間的過客，總有一天，我們會和所有的一切永別。眼前的，好好珍惜；過去的，坦然。該來的，欣然接受！

